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二編

偵探小說

劇場奇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偵 探 小 說

白話 一册

簾 外 人

三角 五分

敘一僕人 伊烏孫設 計毒死其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菜負不白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于印 字機中推 勘得據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閒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白話 二册

白 巾 人

四角 五分

書敘澳洲某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偵者 疑甲所為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詐又得某 翁垂死認狀 案乃昭雪始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甲乃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為明白顯豁

戊申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劇場奇案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原著者

英國福爾奇斯休姆

編譯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南京
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劇場奇案

第一章

資斯禮名迦藤。姓自法之猛得楷洛返英。渠蓋充英倫朝日新聞館訪事員。專掌刺探博徒事實。執筆人頗賞其能。欲拔充他訪事員。使增長其名譽。乃函囑返英。資既返。卽詣執筆人室聽命。室臨勿利脫路。資年少。性穎達。目光銳敏。善察世事。蘇格蘭人也。執筆人名綳脫。態度老練。多所閱歷。而性尤謹慎。心契資之爲人。白以爲藻鑑不爽。

執筆人語資斯禮曰。君願訪白堂私販煙葉者乎。資聞之色似不悅。答曰。竊望以高潔事。囑我乃今日與。駟儉伍殊非所願。執筆人憮然有問曰。然則混迹現今之富翁間何如。資曰。吾以爲是更不高潔。綳笑曰。爾言殊不當。吾願爾勿惑社會之謠諑。雖然。姑舍是。若好爲偵探否。資又遲疑曰。吾甯有偵探才耶。綳曰。君訪事員應有斯才。吾語爾。今有一失婦事。爾能探之。則名譽必驟高。資曰。是乃一婦人事。

耳。紉曰。爾輕視此事。殊不類。深心人語。爾知此失婦事。固大有味。耶婦因夫疾。偶外出有事。不復歸。今正欲探覓。爾尙未知耶。新聞紙已載之矣。賁曰。吾甫從法國歸。多閱法國新聞。故未見此事。事何如。衆皆震驚否。紉曰。未也。所載不多。故他報尙未轉登。今欲探之。得君擔任。必較他人。生色耳。賁曰。君意若何。紉曰。吾意欲君專覓此女。有聞必錄。且標云。特別訪員所爲。較有味。賁自思此案。獲金必多。且得游歷。頗愜己意。乃答曰。吾當勉任其難。然乞語吾。以是女之姓氏。紉曰。是乃客星頓市桃槐街二十二號宅內。那克羅夫人。賁躍起曰。吾姪氏也。紉曰。彼公爵夫人。君姪氏耶。賁曰。然。彼嫁吾舅愛特門公爵。老夫女妻。尙屬前歲事。吾以夙與舅弗洽。故未嘗述及之。紉曰。聞那克羅夫人甚美。然乎。賁曰。然。姪氏性佻巧。初爲女伶。常混迹梨園間。善音律。能爲法國歌。惜無甚意味。吾不樂聞之。紉曰。爾今且得機會。可以此失婦致之於爾舅。賁曰。雖然。機會安在。有把握耶。紉曰。吾不能言之。第君旣任是。必有勝算可操。或問君舅。卽得機會。未可知也。若酬勞之金。一語遽止。

蓋綳雖不言。而意若示以爲數甚巨者。賚心大動。起立欲辭去。知執筆人之時間寶貴也。綳領之亦不走送。賚乃自出。

賚何如人。幼孤露。舅雖貴顯。殊不甚顧恤。舅卽愛特門公爵也。愛善賈。逐什一之利。所入頗豐。宮室華美。年旣遲暮。忽得豔妻。頗揮霍。愛特門無如何。賚嘗往省之。少婦甫見甥。眉目間似含他意。老人覺之以詞色示賚。賚遂絕迹不復往。自此不通音問。及聞綳脫言。始知肇禍。不逾時。賚已至桃槐街立二十二號宅前矣。自思若不爲辦公者。則此地當絕吾迹。卽今雖往。未必能受舅之優待。吾惟作簡單之問答。數語後。離此可耳。比入室。乃大不然。旣見舅。殷勤款坐。與之作絮絮談。不聽遽去。情緒大異曩日。室鑪熊熊。愛特門則臥榻上。命僕高其枕。若甚喜與賚作久談者。然女傭在室時。語極親霽。及傭出。故態稍萌。突作怨詞曰。爾奈何久不過我。我今有大憂。爾尙不數至。吾誠不能無怨於爾之落落也。嘻。彼不自知專爲己謀。而不爲人地者。最易落落而忽以之責人。甯不可哂。賚意已不堪。然以舅體不適。

姑忍之。答曰：舅若見招者，吾安有不至。愛特門曰：吾固無必欲招爾之事。賁曰：然事果不必招及吾。愛特門曰：今爾既至此，尙不問吾何憂，甯非漠視不覺耶。賁曰：吾已知之。朝日新聞之執筆人，遣吾代覓姪氏。愛特門聞此，殊夷然不以爲意。彼蓋常挾一己不助人人當助己之主義。賁夙稔其習慣，亦不之怪。且知彼恆恃貴倨，不問社會上之交際，受施而不思報。蓋已習爲故常，今心緒督亂，更無足責。因又曰：今姑勿論其他，且論目前之要公。愛特門變色曰：爾勿以爾姪氏事爲要公。愛軒眉而語曰：然則舅方以是事爲愉快耶。愛特門曰：胡爲以醜語相抵。若無他語，請卽去。吾疾不足當是語。爾之要公，殆獲酬金耳。賁哂曰：酬金耶。彼新聞館執筆人相贈，非得之舅氏者。胡煩齒及愛特門曰：吾事與執筆人何與。何勞彼費巨貲。賁乃起曰：可。吾以是語覆執筆人，遂廢此舉可也。愛特門見賁作決裂狀，忽若轉念。彼旣不能自覓，若請偵探，糜金益多。初以甥旣爲吾探此事，誼應助我，不應取酬。今見事且決裂，又欲自救，卽呼止之曰：且緩，不可決裂。爾義當探爾姪氏也。

賁曰。吾意亦未嘗與舅左胡多作曲折虛度時間。若速語我以事由。則我可速往盡力也。愛特門曰。爾欲知何種事由乎。賁見其心許。乃探囊出小冊。持筆在手。問曰。姪氏以何日走失。愛特門曰。爾作是態。殆欲如公堂之審訊我耶。爾速歸坐。勿若此。吾厭見之。賁不與辯。果歸坐。復問。愛特門曰。一禮拜前。卽六月一號。賁曰。失去之日。情景若何。愛特門曰。當日我方染寒熱。困牀褥不能起。醫言宜休息。不宜問他事。乃以事囑夥友。奈甚不合意。賁曰。夥友頗敏捷。胡言不合意。愛特門曰。姑勿語是。爾姪氏尤麗亞見吾有疾。遂不出。然亦不常至牀左。僅遣女僕侍湯藥。一禮拜後。彼必欲出外。一吸新空氣。吾不能禁聽之。遂不返。賁曰。然則舅曾見其有外來之函札乎。愛特門曰。未也。賁曰。彼曾言欲數日始返乎。愛特門曰。否。否。若然。吾必不允之出。賁曰。出時以何種服飾。愛特門曰。黑紗衣冠及圍巾俱黑。彼常喜服此。且胸囊有肖像之盒。殊風趣。賁曰。彼果告舅以何時返。曰。彼言以午後四下鐘。賁曰。彼言訪友耶。愛特門曰。非也。言至客星頓市沽物耳。賁曰。入語舅時。態

甚和靄耶。愛特門曰：然爾問是語何意？吾向與彼甚睦。初無違言。蓋吾欲得美人以娛老俾伴我寂寥。非爲肉慾計也。而彼得享此清閒之福亦足矣。胡有他志？賚曰：姪氏絕未與舅意相忤耶？愛特門曰：未嘗有是。彼伴吾頗自知足。賚曰：舅亦知彼常至之處乎？愛特門忽作怒容起坐舉其枕若欲擲之者曰：吾苟知此則胡不報警察捕捉而尙耐與爾喋喋耶？吾絕不知彼欲何往且不知彼以何故而往以吾思之彼或已道斃矣。賚曰：斃否有無證據？曰：無之。我姑妄言之耳。賚曰：彼出時囊中有貲乎？愛特門曰：有。我與之五鎊金購物。賚曰：彼言四下鐘返然乎？愛特門曰：爾又問此殊可厭。賚曰：彼出時有喜色乎？愛曰：然。彼衣食豐備。友朋懽悅。何爲而不喜？特彼常謂我欲至海濱。賚曰：舅允之否？愛曰：否。彼雖屢以爲請。而吾以疾故不聽去。賚曰：此地距海濱尙不甚遠。愛曰：然。然爾可無疑。彼往海濱。吾已數電問台痕夫人。絕不見蹤影。賚曰：台痕夫人所居何地。能相告乎？愛特門語之。賚乃書之小冊。愛又曰：彼決不至是處。勿徒勞心力。賚曰：然。吾姑一問。今且往。但姪氏

出時體健全否。愛曰：曾見彼頗健全。惟自言非受海風不適也。賁曰：若然，則彼必往海濱。愛特門不以爲然曰：台痕夫人胡未見彼。賁曰：或不至台痕處，則何如。愛曰：不往台痕夫人處，必不至海濱。賁曰：然則姪氏有戚屬否。愛曰：無之。吾娶彼時，僅一孤兒耳。爾胡問及此。賁曰：吾恐彼借宿！愛曰：不然。彼雖有親友，必不持五鎊金寄宿其家。故吾意彼或已死。賁起立欲辭，知不可復得他證據，乃曰：吾亦冀其不留宿他友人處。今欲探訪，彼有小像耶。盍假我一枚。愛曰：客座中懸之。彼常喜寫照，有易男子服者。賁曰：噫，彼好弄若此耶。愛曰：彼性活潑，但避人耳目，無所不爲。幸尙顧名譽，不敢公然肆意。彼尤喜服中古時代法國農人所服，曾以此服在市會作歌。歌名朋求書聲。賁曰：吾知之。歌係茂思帝所作，吾得聆音久矣。固亦一特別新調也。特吾不識彼服此等服歌之。愛特門作倦容曰：彼固然。爾將若何。賁曰：吾將往海濱訪台痕夫人，或有所得。愛曰：吾往返電信亦屢矣，殊無是事。何勞復往。賁曰：此僅作萬一之希望。若姪氏果有海濱受風之說，則或往彼亦未可。

知總之不至遠行。五鎊金可圈制也。愛曰：吾不信爾能發此奇案之覆。苟有得，則亦囑彼不必復回吾第。與之撫蓄金可耳。賁曰：然則舅意中或疑彼更有所歡在，然否？愛特門怒曰：速去，勿復語。賁視愛特門之顏，驟然大有異，知不可問，乃辭出。

第二章

賁斯禮爲覓失婦事奔走如捕冥鴻，杳不可獲。在舅氏處所聞之語，殊不饜足。止得尤麗亞海濱有友與受空氣二事，思之亦非確據，恐不可恃。且彼既往海濱，胡不明告舅氏，謂須數日始返？舅氏寵愛，當不過拂然二事，未始不可爲嚆矢。不妨姑一試之。又思不學偵探，迄未解下手之法，而彼婦負其美色雋才，有高爵厚產之奉，顧不惜棄之，杳然自去，不嗣一音，甯不詭異？今欲知其藏匿之所，不能不先考其所以欲去之故，而又絕不聞之。至所攜川資，不出五鎊，則在海濱或可優游一星期。且老人曾言彼欲往海濱，盡試覘之，但竊自測度，此一行必無效果。不過盡人事耳。斯時賁在南海鐵道汽車中，獨坐凝想，意緒茫茫，不知所往。譬諸時計。

內容之機件不能解悉則無以知其運動之靈妙人事亦然不究其目的安能知其作爲之趨向論矧氏之處境舍夫之有病及性卞急外事皆如意胡一去不復返此必有故口與心相商終未獲一答決反覆思之忽憶及更有所歡一言舅氏遽顏頰不語意是說殆不謬耶彼必厭惡老人而願從少年游故有此舉言念及此似可解釋數事然尙非完全真相蓋可解決不別而行之問題而服常服止攜五鎊則殊不類此又二問題之不可通者也以吾所測彼婦之出必得一祕密男子與之謀終身安樂之境直至事已確定始令人知然彼卽如是亦何得不多取衣飾旅費以爲後盾噫吾知之矣殆所識者一鉅富耶此時賚舉首向窗外視且自語曰果爾則自不勞多取衣飾金錢矣雖然吾未聞矧氏有外遇惜吾不多知彼家事耳惟吾知舅氏常因商務交際有少年富商談宴其家或有他故然舅氏多疑必早覺察豈彼固知之而不我告耶噫舅氏亦太愚應示吾以方針始得下手否則暗中摸索何自而得見光明特吾已知此必係愛情爲目的設非然者目

的安在久之。仍不能解決。嘻。讀者亦知賚之意。斯時忽又旁驚耶。蓋愛情滋味最易令人沈墮者。彼方由他人之愛情而思及己之愛情。以爲他人愛情既確有所屬。必無可疑。而已所謂愛情者。尙在狐疑之際。因瞥見顏色偶聆嬌語。猶未自信。爲愛情之果屬否也。今正因欲覓那克羅夫人。忽憶及己前年之一事。偶往杜園游歷。一日自潑來買。至君士勃留提村。高原風景紅塵盡隔。日已夕矣。欲覓宿樓止。忽遇一女子。作驚惶可憐之色。似欲避惡少之侮辱者。大聲以乞援於賚。賚視其後。一紉袴無賴子。方追蹤至賚。義憤頓起。欲揮擲入田中。惡少疾遁去。賚顧少女。穀觶遂不復追。旋踵就女。女已疾行入村。顧盼道謝。風致嫣然。第覺豔絕人寰。倩影飄然自去。而賚神爲之奪矣。既去遂不復見。私心竊欲一覩居邨中十餘日。迄不得消息。久亦遂置之。此卽賚之愛情所發也。今憶及之。閉目欲索其花貌。終不能確自旣離彼邨。不復有尋覓之望。特秀色嬌喉尙未忘懷耳。暇輒自咎。奈何以愛情漫屬於不知誰何女子之身。然一瞬而又作相思之語。可人如玉。恍在

目前其何能自遣。又思惡少之顏色亦尙能記憶。因吾未往。法之猛得楷洛前。覺常有人尾吾後。幾不自解。且覺此人在未往。君士勃留提以前。已時時尾行。及杜聞園事作。乃知惡少卽尾己之人。後此頗自詫。胡忽廁入此癡男怨女間。良可笑也。反覆思之。愈思愈紛良久。乃盡置所思。不使紛擾。

旣而抵海濱。下車入旅館。專爲舅氏事致思。不敢復及他事。旣命晚餐。出館外。往台痕夫人宅。賚問女僕。答稱主人往蘇格蘭。訪其夫。夫亦他出。不知以何日返。賚聞此語愕然。又詢往幾日矣。女僕曰。往三禮拜矣。賚思彼出門已三禮拜。那克羅夫人必知之。似不應至此。然徒返無益。不如且饒舌。以覘動靜。乃復問曰。汝主人之友。曰那克羅夫人者。曾來此乎。女僕曰。不知。未見來此。賚恐彼改易姓名。遂舉其態度聲音告之。女僕仍答以未見。賚不得已。逡巡自去。思此行猶隔靴搔癢。頗有悔意。旣歸館。晚餐畢。散步至海濱。行故壘下。月色瑩然。游人往來者。笑語喧譁。頗不寂寞。忽於游人中。得一相稔者。顏色粗暴。衣飾殊華美。狀態活潑。蓋其人卽

杜聞園所遇之惡少也。往來出入梭織其間。如穿花之蛺蝶。賚初不注意。忽聞酒氣薰然。舉目視之。突見其人之正面。急排衆而進。欲牽衣問詢。而其人已若先覺者。疾轉入人叢中。倏忽不見。賚方舉手衆皆驚怪。乃垂手而過。仍輾轉入人叢中。欲追踵其人。卒不可得。旋忽自對面一見。急欲手止之。月光明滅。又失所在。至三次復見。則已躍下壘址。身立沙灘。賚亦躍從之。特沙灘上之地松及游人均掩映不可審視。俄而羣人中又見彼羣人方圍諸謳者環立。若堵似伶人之野設劇場也。比賚至其側。彼又避去。賚意彼必在此間。立而不行。借聽謳爲名。往來不已。忽有呼者曰。賚斯禮爾在是乎。賚顧視之。則同學舊友也。不見幾歲餘。狀態亦翩翩名曰霍來斯。名透克。姓從律師習讀訴訟法。暇則專以招邀少女風流自賞爲事。旣相見甚樂。賚問以近日何爲。霍曰。吾往來頗勞。俱在此間。賚笑曰。爾勞耶。吾未聞爾有要事。語時笑撥紙煙之灰燼。霍亦笑應曰。吾果勞。吾嘗悅凱西先生之女。先生言非習律師成三訟而三勝者不吾妻。吾今發憤加功。律師之業垂成矣。故

勞吾日。研究刑法。覺較民法爲有味。賚曰。人各志趣不同。以吾思之。刑法之味。安在。霍曰。甚有味。爾在此作幾日勾留。賚曰。吾明日卽行。爾何如。霍曰。吾或一禮拜行。吾至此謀休息耳。賚笑曰。爾固常休息者。爾旣無事。今夕胡不同游。霍曰。此地殊無足清游。僅有謳者在此。彼中有願而長之女子。法國歌尙佳。盍往聽之。賚突聞法國歌一語。斗觸那克羅夫人。固善法國歌者。心大動。遂偕往舞臺下。見臺上懸明燈。係支那所製精巧絕倫。臺右設八音琴。左立伶人五。三女二男。面靨白。網一伶起。按八音琴。一伶手撫月琴。聲琤琮悅耳。伶皆服寬博衣冠。銳冠燈光下視之。頗奇特。萬衆視線悉注臺上。一男子方引吭而歌。爲阿力斯安在之曲。歌未已。忽舞臺上一撫月琴者。注視賚。賚以爲彼望己。身後之友人也。顧視無人。乃知彼實望己。須臾復顧視。則彼已不復望矣。旣而一女伶出。欲賡歌。男子舉法國語呼曰。朋來。書聲歌賚頓悟曰。此姪氏所善歌也。女子一發聲。高下中節。宛如其姪。蓋賚固聞之審矣。旣一閱如夢如醉。幾不能自解。愈信其爲那克羅夫人無疑。思彼

以公爵夫人之地位甘爲女伶賤伎在此獻藝誠屬何心二閨賚不復能忍欲躍上臺中質問夫人胡爲背夫至此正排衆欲前忽一人服白法蘭絨衣與賚相似持刀疾躍上臺逕趨謳者猛力以刺謳者仆其人躍下疾奔至賚旁匿入人叢衆皆驚愕不能解目瞪口噤賚忽趨前挾被刺者起血流被胸尸體已僵賚急去其網視其面大驚蓋被刺者非始乃一少女卽曩日杜聞園所見者也賚蹠其側俯首諦視斯時衆男子俱大呼婦女則駭而遁走事機極速不待賚知覺已有人手拍肩力挈其領矣忽聞一醉人之聲巨如剖竹自衆人中出者呼曰捕殺人賊捕殺人賊賚急奪其人之手大呼曰吾非殺人者何逼吾爲忽一謳者出曰吾親見爾手殺人尙狡賴耶賚不服謳者徐去其面網賚覩其容大驚退走蓋儼然一那克羅夫人也賚又大呼

第三章

沙灘上旣出殺人案噩耗徧傳是時避暑人甚衆咸驚問不已殺人賊何人！女

子何名！胡彼等敢在衆人前殺人！噫必戀情與妬姦耳彼殺人與被殺者非皆少年美好耶吾等目覩警吏所捕及臺上女子俱青年俊秀非戀情而何未幾賚已在警察署監獄中矣自思頗詫異萬不意殺人之罪橫加己身將用何法以脫此阨又自悔孟浪不應趨視女面致犯嫌疑且衣色又適與殺人者相同令衆人堅信吾爲殺人者並因去面網視女面手染血痕警吏以此作證遂謂無可解免那克羅夫人親指爲主犯衆人亦認定謂當大衆前犯此劇案藐法已極思已爲訪事員時恆遇此等惡劇今忽身遇之誠出意外事既危險急欲自明因夜發電至綑脫處又作書詳述情形以明己冤抑既發函一夕易過天且曉矣意綑脫必親至此卽非代己雪冤爲新聞事亦應調查明白故盼望綦切度彼不逾二十四下鐘必親來訪悉但昨夜事斯時報紙登錄殆已徧布英國境內矣奈何忽又憶被殺之女其面目確爲杜聞園所見並已汽車中所憶及者獨彼女胡在此間舞臺上而所歌又與那克羅夫人同誠不可解且那克羅夫人亦厠跡其間並代